

在地域性写作中,作家面对的是社会、历史、文化、生存、记忆所融合生成的“现实”场域,那些最为熟悉的事物既是书写的对象和资源,也是得天独厚的精神与情感载体。深切的凝视与关注,持续不断地感知、触摸、体悟与探索,被表述的事物才会在更为深广的维度上呈现出别样动人的色彩与光芒,呈现出本质的真实,一部品格独具的作品才能得以成就。

散文集《海货》无疑是这样一本品格独具且令人着迷的书。阿占把它打磨成了一面收纳和映照海洋生活的“魔镜”。以“潮”“味”“岛”为内在结构主线,以带着浓郁个人风格的充满灵性的叙述和细腻精道、灵动婆娑、酣畅淋漓的描写,真实生动地再现了青岛及其周边区域丰富而奇特的地理生态环境、民间生活场景和地域文化特征,在海洋文化被具象化为种种场面细节的同时,丰饶之海所养育的精神特质、雕镂出的生存状态、创造出的生命乐章也一并扑入读者的期待视野。

阿占以自由舒展的写作姿态,饱满诚恳的热忱,沉湎于对半岛风物的记述和描摹,既像一个赶海的人又像一个携网出海的渔把式,她沿着曲折的海岸线游走,在莱州湾、胶州湾、崂山湾以及众多岛屿上留下足迹。她深入渔村和渔家,了解“海洋的消息”、寻找渔民的人生传奇。

她被这些“传奇”“感染、渗透、启发,进而敬畏、谦卑、歌唱”,它们“经过岁月的打磨,经过人类精神的整合,最终演绎成海湾的方志,半岛的语文,船舶的族谱,港口的记忆”,她所要做的,“就是忠诚地书写这一切”。

多年的田野调查,阿占进入了海边“部落”丰厚驳杂的内里。她熟悉了自古传承的诸种“营生”、民间的习俗与禁忌、惯用的俚语和各类事物的俗称,熟悉了每个行当的规矩、工具、术语、功夫、操作流程,甚至洋流的线路、海鸟及鱼类的习性。她笔下的渔村、老船、渔把式、盐工、老钓、游泳达人、灯塔看守人,大海、滩涂、鱼汛、风暴,既神态独具又相融一体。她是观察者,更是体验者、思考者、讲述者,她把打动过她的所见所闻所想一一传递给我们,让我们也触碰到了海边的日常烟火、纯美情愫。她多次写到与船老大生死相依的老船,对一位船老大而言,老船的“归宿”问题,更像一则生命寓言,包含着对自我生命价值的严肃考量与追问。老船的命运不止于“解体大海”一种,在另一篇文章中,它有了另一种走向——被制作成榫卯结构的家具,抑或被摆入民宿,算是完成了物尽所用的“一生”。这种蕴含在“消失”与“重现”之间的时代之变,给人难以说清、无法道明的滋味。阿占的“船故事”关注的或许是海洋生活的一处“边缘存在”、一个微细局部,却是一个尚未游离的客观存在,一个依然存活于少数人心中的“精神谱系”。因此,她才有理由将我们重新带入“现场”,用在场者的眼睛和心灵面对船老大们正在面对的一切,与他们一起焦灼、抉择、想念。

那些“边缘存在”中,除了依然生活在渔村或在岛上的船老大,还有造船坊里的“凿头”。他们命运相似,他们共同的无奈并非全是哀伤。当一个行当即将消失的时候,附着在其上的匠人体温还在,抑或还会以另一种形式延续,“废墟”之上仍有生命之火的照耀。我们不应单纯地把渔把式们在大海中的生死搏击视为单向度的生存需求,他们从中也获得了大海的回应。确实,技术化巨大的优势,让曾经的时代越来越呈现出疏离的神情,声音变得虚弱。但我们是否还能反身回顾,从近乎“消失”的事物里重新确认应该珍视、挽留的东西——也许才是从我们身上流失最多的。

《海货》题材的丰富,视域的开阔,得益于阿占对世俗生活的热爱与深入。她并不突出年代感可能敷设的感伤色彩,而是用散点透视的描绘,集合起并峙于同一空间的世相人生,格调颇为热烈。那些纵贯青岛的风俗篇章,重叠于时空册页的动人画面,令人赏心悦目。尤其不惜笔墨大书特书的海货,把日常的活色生香、津津有味写到了极致。她说:“在这青青的岛上,海货是一种集体的信仰,是一方人自觉甘愿成为海的子民的物证。又或者,海货早已成为半岛人表达情感、启发趣味、延续文化的介质。”这种“信仰”“物证”和“介质”渗透骨髓,像地域特有的基因一样被随身携带,如影随形,成为刻骨铭心的乡愁一种。

在《海货》中,阿占的表述风格拥有与其个性极度匹配的简约与流畅,恣意又收束、张扬且内敛、清越而深邃、绚烂并妩媚。她的目光清晰敏锐,所见所思被知觉化口语化的语言准确传达,富有穿透力的调性,总能进入事物的核心。她为大海立传,也几乎等同于写了她的“自叙传”,“大海对自己的回应,是何等渗透骨髓”。

“孤岛是海货的老家,人类的桃源,庞大的精神旋涡——在那里,时间以另一种方式流淌。”此语说的是孤岛,也可看作阿占的自况。在文学的“孤岛”上,她找到了自己的桃源,投入了那个“精神旋涡”,并找到了自己的生命时间与书写的另一种流淌和表达方式。

作者简介:王川,散文家,多次获文学大奖。

《文艺评论》征稿邮箱:

zaobaofukan@126.com

请在标题中注明“《文艺评论》投稿”。(2000字+短视频评论)



扫码关注
文化青岛



《海货》· 在「精神旋涡」中为大海立传

◎ 王川

《回西藏》· 藏汉民族亲情的真实写照

◎ 陈敬刚



2023年10月15日,第36届中国电影金鸡奖评委会提名名单公布。由西藏自治区党委宣传部、山东省委宣传部、山东省广播电视台、西藏自治区日喀则市委宣传部、山东省聊城市委宣传部联合拍摄的援藏题材电影《回西藏》斩获六大奖项提名。2024年1月11日,该电影正式在全国上映。

《回西藏》的故事以山东援藏干部孔繁森为原型创作而成,在聚焦先进人物的主题立意下实现了艺术创新,贡献了汉、藏双男主的人物关系架构,并围绕该架构设计情节和矛盾冲突,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在两位主人公思想、文化、心灵、情感相融合的过程中,实现了“解决好党群关系、解决好民族关系”这一主题的挖掘与升华,体现出援藏干部的责任与担当、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与使命。剧本人物鲜明立体、平凡真实,为在大银幕上刻画出具有民族性、时代感的英雄人物形象打下了坚实的文本基础。

影片浓墨重彩地刻画了老孔和久美这两个典型人物极为鲜明的个性:他们从互相不理解到携手并进的转变,不仅是二人互相磨合妥协的过程,更是自身飞速成长的过程。久美遇到多次突发性转折,每次转折都对他和老孔的关系影响颇深。正是这多次转折,将这个人物的成长弧光清晰动人地表现了出来。久美习惯于理想化思考现实并做出抉择,老孔则是在现实主义基础上追求最理想的结果。其实二者本身并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可谓各有千秋。但他们的性格又有一脉相通的共性:对祖国和人民的无限忠诚与磊落襟怀。正是这种共性,使得他们即使发生再大的冲突也不会破坏真挚的同志关系;正是这种共性,使得他们经过激烈冲突后能够形成思想认识上的高度统一和新的基础上的紧密团结。通过两个人物的性格冲突来完成人物形象的塑造,使其迸发出激烈碰撞,最终完成对多种性格的描绘。这种矛盾冲突的把握,是性格逻辑和艺术逻辑的统一,这就是艺术分寸的绝妙所在:将人物的真实与性格的艺术表达相结合,回归到生活常态中。

两人之间的冲突是影片的一大焦点,在激烈的矛盾中展现情感冲突,经过激烈冲突后形成思想统一和紧密团结,让影片更加丰满立体。比如二人探望病重的曲珍奶奶,老孔觉得应该赶紧送老人去医院,而久美认为曲珍奶奶不想去医院。安静地去世是老人的心愿。面对老孔焦急不解的表现,久美说:“老孔,你是好人,但你不懂。”

“观众不会评论这两个人谁对谁错,其实都没有错,只是对于死亡,对于如何孝顺老人的问题,两个不同民族的工作者有不一样的观点。为什么老孔当时想让老太太去医院,因为他有自己的价值观和孝顺父母的理解。但久美为什么不让她去呢?因为藏族人有一句话,你顺从父母的意愿其实就是对父母的孝顺,你顺从别人其实就是要别人的善意。所以久美理解老太太想要安静地去世,他也想要去尊重。可以说,两个人都没错,只是理念不同而已。但民族文化的交融就在这些情节中悄悄发生了。”该片导演之一拉华加如是说。

除了这些写实手法,影片还运用了诸多写意的蒙太奇镜头。不仅如诗如画般彰显了孔繁森伟大的一生,而且将西藏人民的生活质感表现得细腻丰富,融合了很多当地习俗、宗教、诗歌,老孔和久美所代表的汉族文化和藏族文化最终达成互相接纳。比如影片结尾,老孔去参加久美的婚礼,然后喝喜酒、做梦、醒来,这其实是依据藏族文化,采取“隐喻蒙太奇”进行的设计。敬酒那场戏最初是一帮人,包括久美他们都在,但转一圈就少一个人,过一个柱子又少一个人,到最后他身边的朋友都不在了。这就像是一场告别,一个一个人逐渐离去。到了久美房间的时候,画面都变了,房间里多了壁画,之前墙上没有壁画,所以这个场景是虚幻的。但墙上藏族诗人更敦群培写的诗依然在:“躯体犹如空壳,何时亡亦无憾。智慧如同金子,惋惜一同逝去。”这首诗歌贯穿整部电影,也成为对援藏干部老孔贡献一生的注解:不仅阐述了藏族人民对于生命、智慧和精神的态度,也全面展现了孔繁森短暂却伟大的一生。

影片最后老孔醒了,他做了个梦,在梦里跟久美做了最后告别。旁边人说:“我们马上到阿里。”孔繁森是在回阿里的路上去世的,这句话是在暗示他可能不久于人世了。镜头没有直面车祸的惨烈,而是采用更加意象化的表达,让老孔和久美提前在梦中告别。这一组长镜头的最后老孔在湖边骑马,画面意味深长:孔繁森走了,但他在雪域高原留下的事迹和痕迹,永远存在于这片土地上。此时无声胜有声,面对此情此景不需要再进行任何表达了:他是深爱这片土地的,真正融入了当地藏族群众里。同时也对片名《回西藏》给出了画龙点睛的暗喻:西藏是老孔的第二故乡,第二次来西藏对他而言不是来,而是“回”。

作者简介:陈敬刚,影视创作人,青岛市影视艺术家协会会员。